

桐梓縣志卷四十五

文徵集中

明文

祭張監軍文

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雖死亦生惟公誕河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慨臨事輒憤惋不平當其守山海備蘭州蓋嘗丸泥封關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絕大漠以橫行既逆酋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扣門數語肝胆立傾語時事撫心動色恨籲九閩之無路談叛逆嚼齧立髮願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關之險乃匹馬而監卻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望之者鶴唳風聲而避歸之者簞食壺漿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以迎既抵賊壘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而蹈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卽衆怒羣猜其奚恤威加於敵遂灰飛電掃以功成蓋聞初五之戰公獨搖旗助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至勞形而敵精蓋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機可乘而輒失盟屢叛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舍而返耕縮臍者爲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庸懦者縱恣剽掠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卽走卒爲之氣塞何況受命而監國之兵又况乎三月之間山嵐水瘴之與居困苦饑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然胡爲乎以飄飄凌雲之氣不數月而失藏山之壑咽鄰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膽忠心之士竟與山原之道燼同命世之庸庸碌碌何限往往飽富貴而享功名顧廉頗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

猶有生氣曹蜎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爲生憶當五月望後
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柳營而親取衡命者之首乃
以家訃而不果於行獨洒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羣情卽大衆
不無感動公獨拊膺頓足矢諸天日而遂以一日克萬仞之城
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洟
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殉國之績而半
以洩吾不平之嗚嗚呼哀哉

檄

漢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
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熒犍爲之長
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
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于弟
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
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
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
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
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
有剖符之封析珪儋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

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史記

清

討吳元彪檄

張日崙

世間有莫測之兵端天下無不平之寇亂騎虎者勢非難下甘忍九族之誅縛虎者急不能寬敢釀一鄉之患白彗生而災氛旣見紅羊轉而劫數難逃在昔縱之歸山竟負嶠而相抗矣於今聽其出柙誰攘背而敢撓之彼吳元彪者性本豺狼行同狗彘踞七星平定之區爲巢穴而三窟頻開倚白額藍山之輩爲爪牙而一方獨霸呼朋引類從風者誘作腹心叫弟稱哥附驥者聯爲手足比夜郎而龐然自大投教匪而恬不爲羞狐假虎威謬作耽耽之視獸裝人面妄稱矯矯之臣儼若總兵官因恍惚而成癡夢居然元帥府以談笑而逞殺機遵綏不少純良牛遭蹂躪婦孺有何仇怨多被摧殘虎噬狼吞屍骸滿目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此誠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必殛也夫何兇鋒不斂惡縱彌彰赫赫縣城人民受犬羊之困堂堂邑宰父母來

子弟之攻不思身受國恩轉眼忘君臣之義試問首遺民害何
顏對桑梓之邦本府體天地之生成屢頒詔諭該逆逞虜馘之
伎倆輒敢抗違究之逞予智以自雄果何恃而不恐也伏念朝
廷奠國家數百年擴疆域千萬里馳驅擅八族之盛武功遠邁
夫前朝江山垂一統之基兵制遐超乎外國通都大邑視巢穴
不啻蝸居猛將雄兵壓匪黨直如螳背况彼長髮百萬衆堅城
破而餘孽無存豈爾么麼千人大軍來而窮山可守古來瓦岡
豪傑猶效命于唐家水滸英雄尙招安于叔夜儻能回頭猛省
知神器之不可妄窺卽此俯首順降向王朝而自甘投服或畫
凌烟閣或垂青史書雖忘大義於一時其始原出無奈而立盛
名於千載其終竟屬有功使該逆果能矢志投誠銷其反側撤
兵繳械聽我指揮不惟赦其已往之愆就撫綏而保其軀命並

可收爲將來之用許報效而賞以功名此本府區區之苦心亦
彼蒼冥冥所默鑒也奈何執迷不悟決無向往之心迨至欲悔
已遲安有自新之路嗟嗟淮蔡已淪於禽獸不旋踵而元濟就
擒滇黔首陷於逆藩一解體而世蕃倏滅此賊宗尙不足恃爾
孽種又何能爲乎又况川軍旣集正練復臨莫觀察直搏其西
門張協戎竟攻乎北面本府總各屬之大隊由東路而搗前鋒
守軍率邊境之各團向南郊而截後路加之以賊攻賊黃號乘
其虛用團招團黔首反其正入虎穴而取虎子斷不留暴虐之
根食虎肉而寢虎皮卽以正凶頑之罪軍中之勇氣堪誇釜底
之游魂可滅師直爲壯無敵不摧飲至策勳有功必賞看此際
犁庭掃穴聿彰亂賊之誅使吾民復業安居共享昇平之福人
心咸痛快刀下鬼無處可埋國法最森巖山中王有威安在蜀

哉多士各奮前驅告爾元凶毋貽後悔待檄

綏陽志

教清

示諸生教

莫與儔

爲學之道莫先於正趨向趨向不正雖其冒貫古今望絕當世亦是小人耳國家以經藝取士羣天下之人於六經四子中童而習其文長而試其義學臣師長爲之董勸歲科鄉會爲之甄拔所以使之服習聖賢之遺訓以定夫趨向之所從矯其戾而正其偏範其軼而策其退雖有賦性純駁之不齊而皆不敢自畔於中正故處則爲良士出則爲名臣卽其最下無所成亦足以奉身而寡罪誠如是三代盛時一道同風之美豈有異哉乃今之爲學者自童蒙授章句則曰將以秀才舉人也將以進士

翰林也將以致高爵厚祿肥身家遺子孫也父以此勉其子師以此教其弟滔滔皆是恬不爲怪嗚呼蒙養之初而卽有利祿之誘先入爲主視爲當然根深蒂固白首莫拔天下之上智少而中人多雖有一二高明之士或知其非而莫敢言或言之而祇取怒禮教安得不亡人心風俗安得不壞此而得志吾君吾民尙有望哉是故趨向之正不正視乎義利之明不明人之有義猶車之有斨舟之有柁也車不得其斨則逸而不制不覆不已舟不得其柁則流而不制不覆不已人不得其義則縱而不制不覆不已諸生能悉心於義利間而知經藝取士非專爲科名設也則違道不遠希賢希聖舉由乎此矣讀書當求實用非徒誦章句爲詞章已也夫子教伯魚學詩學禮爲周南召南夫曰學與爲事事驗之以身而期之以行也故誦詩三百卽可以

授之政而使四方程明道曰學須就事上學邵康節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朱子語學者觀書法曰須就自己分上著實體驗胡致堂曰後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詞藻以爲已則無增益智思之力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畧而所學遂爲無用之具凡此皆切要之言學者急當服膺也夫六經子史豈故爲是繁縟以眩學者耳目煩學者之心志哉所以使之自求諸身心而切按之行事也約而四端五典之精放而庶物百爲之變細而日用寢食大而禮樂兵農舉世之所有舉人之所爲古人皆有一定之則以處之特患所習爲者以爲常談而不察所未及者以爲不急而不思則雖畢世讀書仍與未學者等耳勿謂卑近終身爲之而不盡能近取譬卽求仁之方也勿謂非吾事倉卒且

至有備無患故臨事不盲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何況經典所載孰非師法言言而求之身事事而思其用則讀一卷書自有一卷書之益矣自帖藝取士以來士莫不以此自獻有志當世者雖有周孔之聖曾史之賢亦不能舍此以他進則作文之道亦不可不講也今之定制試四書五經文所以觀其研理之淺深試詩律所以觀其養性之純駁試策問所以觀其論事之當否其皆醇也則其人雖未底於大成亦不失爲有用之士是以數百年相承不改名儒碩彥胥出於其中法至良矣自干進之徒創趨時之說一唱百和轉相仿效惟得失之是計并是非之不問使後生小子束書高閣日習於浮光掠影之陳言性靈鋼蔽精神虛擲遂大謬乎國家設科取士之意旨朱子曰科舉之學壞人心術此特謂學者爭爲之以徼名使非心術之正

由前說觀之不尤有甚於此者乎夫八股之美不自八股來也詩策之美不自詩策來也如國朝之善八股者潛菴稼書厚菴慕廬素存諸老其舉首也繼此而言指不勝屈要皆自抒心得足以羽翼傳注卓然成一家之言夫八股隨人而能諸公八股何以獨美當世哉迹其生平莫不著述等身研窮畢世故其發爲詞章根深葉茂膏沃光華况八股於諸公又特其末之末者乎推之試帖策論何以異此諸生爲文勿徒求之於文而求所以能爲此文者則我邦人士何止長雄西南哉如徒見夫取甲乙科者之往往以浮濫倖獲而羣攻之以爲得計則非余之所敢望也

清論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七

李化龍王三善論

田雯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勦既受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征調之兵大集然後啓行最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參將麻鎮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游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游兵以應之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

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珙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律嚴黨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並進以抵婁山關爲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素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令綎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爲應龍婚媼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詰之以故瀧澄修其修

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旣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旣得其所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剪其翼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龍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收卽縮愾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樓大聲疾呼而後勉強以應中情怯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不和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財惟懦之魯欽馬炯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人非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糧六

廣之岸轉餉多難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營未齊前跋胡而後寔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况爲陳其愚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野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爲餼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爲孤注虞者兵法云圯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况水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烏蘭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固史册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志通

難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九

漢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濡湍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驪定筭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羸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瞻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立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併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
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
溢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滅之乃理洪塞源決
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
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胝無服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啣嚙拘文
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
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

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
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
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
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
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萬計故乃關沫若微泮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習爽
闇昧得輝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
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

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
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
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
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
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
勞請以身先之故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記也

考

清

夜郎考

靖道謨

且蘭夜郎皆南夷名史記云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是
且蘭非夜郎匹也楚莊豪循沅水至且蘭楸船於岸而步戰遂

滅夜郎以且蘭有楸船處乃改其名爲牂柯豪旣留王慎夜郎
且蘭仍自立爲國漢武平南夷置牂柯郡領縣十七後漢領縣
十六皆首叙且蘭而夜郎反爲屬縣晉永嘉二年分牂柯立夜
郎郡領夜郎四縣於是夜郎始列於郡劉宋蕭齊皆因之隋地
理志有牂柯郡復有牂柯縣而夜郎之郡縣皆無梁陳周書俱
不志地理遂不知廢自何時也唐以隋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
州而縣有三夜郎之名武德四年析夷州之寧夷縣置夜郎貞
觀元年州廢縣亦廢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
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夜郎置舞
州天寶元年更縣名爲峨山龍標之夜郎當在今黎平鎮遠之
間夷州之夜郎當在今思南石阡之間珍州之夜郎則今遵義
之正安州桐梓縣矣巫州夷州之夜郎或廢或更名珍州之夜

郎置之最後而自唐迄宋名未嘗改於是人止知播州之爲夜郎而亦不復知夜郎之大矣漢書云唐蒙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又云夜郎東接交趾自西徂東奚啻千里亦無怪當年夜郎之自大也

並通志

辨清

田雯牂柯江考辨

莫友芝

田考誤以出大定威寧過貴陽遵義石阡思南至四川入江之烏江爲牂柯江自田山薑始甚矣其誤也田之言曰史記云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柯大姓自牂柯江

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線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按指定番城南之水爲牂柯江固未確而能通番禺則猶相去不遠漢書西南夷傳旣云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又云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然則史漢所謂廣數里者言其下流漢書所謂廣百餘步足行船者言其上流廣狹不同實一水也安見必廣數里始得爲牂柯江卽以廣狹論烏江亦安有數里之廣耶西南夷傳又云蒙乃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又武帝紀曰元鼎五年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

番禺以烏江入江之水而欲以浮船制粵發兵會番禺是猶秦人欲適越而西行也入貢之說後漢書西南夷傳曰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蓋是時述既據蜀蜀道不通故不得浮江出洛乃繞道從番禺度嶺奉貢而田氏乃謂其何以舍楚蜀大道紆迴兩粵以致貢豈不悖哉田氏又謂且蘭卽今遵義夜郎卽今桐梓則牂柯江卽今烏江此尤謬戾漢志夜郎有豚水又水經溫水出夜郎二水皆入鬱豚水卽今都勻之邦水河下流爲獨山江溫水卽盤江以今地理求之當在都勻興義二府間盤江雖出雲南霑益州而合流處實在貴州興義之普安與邦水河相去不甚遠水經特舉近源耳若桐梓縣乃唐夜郎非漢夜郎矣且蘭據漢志水經當以濼沅二水爲定水經注中又有豚水過且蘭之

文則今都勻鎮遠二府與平越州之間是其地遵義亦不得爲且蘭則烏江之非牂柯江可知至謂思南有牂柯城舊址漢牂柯守陳立據思印召夜郎王將兵破之牂柯舊志旣在思南則牂柯江宜在思南此尤臆說附會按漢書西南夷傳與華陽國南中志載牂柯太守陳立行縣召夜郎王興數責斷頭事皆無據思印之文唯元和郡縣志思州思王縣武德三年置相傳云漢時陳丘爲牂柯太守阻兵保據思印水漢將夜郎王數萬破丘於此安撫百姓時人思慕遂爲縣名此卽田所稱舊志之所據而又傳以漢書之說但元和本文顯與漢書相背本謂傳聞原非確據而以漫無考證之舊志附會之舊城遂舉歷代史志皆不足據其可信乎凡此皆了了易見山藴蓋因誤認漢之夜郎在桐梓遂不得不遷就其說自致謬戾而不顧其不通至其

爲紫池考又以泮柯江爲豚水鬱江豈非矛盾乎山疆黔書最
有文采而考證非所長當分別觀之而不學之徒震於其名得
其妄說翕焉和之更有以莊蹻泮沅而謂沅卽泮柯江者有伸
田說而直斥史漢爲誤者進退無據猥焉自是亦非士林之細
故故費辭爲之辨

猶氏入黔辨

猶海龍

（遵義府志）謂猶崇義入黔與楊氏同時（甕志）遂以訛傳訛
未加更正不知義祖之入黔也在乾符元年而楊氏則在三年
義祖駐軍黑羊箐即今省城進攻紅崖後營集中甕水而楊氏則
由瀘叙入白錦據高遙山地既遙隔年復懸殊編志者何牽強
耶嘗卽楊升菴南詔野史觀之大中乙卯南詔豐裕陷播州咸
道庚辰南詔酋龍寇黔南雖經李鄴克復安南然邊釁一開旋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一四

復旋陷僖宗嗣統命將南征我義祖與伯祖崇仁叔祖崇禮奉
命分左右中三路進兵何嘗借助他軍始克蠻方哉至云楊氏
應募復播因後黃巢叛國南詔乘我有勤王之役故播州復被
陷耳然楊氏軍由西來亦借我力以當東面甕水舊譜叙之甚
詳特以當日修志未先持往證明耳且考之古蹟洗脚塘前省城

六廣門外曾鑄銅碑以記勳勞年代事實確鑿不磨况（楊氏宗譜）

所載各軍職銜及其姓字均可考見由前觀之其隨楊氏入黔
者前軍則安增也後軍則羅瑩也左軍則令狐瀉也右軍則成
展也具平全軍將領未聞有猶氏者也由後觀之五司七

姓各有名稱五司者黃平重安餘慶容山草塘也七姓者羅王

何宋鄭駱冉也並貴州通志播州屬地亦未聞有甕水一司有

猶氏一姓也况考正安縣志祇有七姓而府志則有八姓編甕

志者遂髣髴依稀弗加深考則亦附和隨聲已耳嗚呼鄭莫皆
名士朱氏亦通儒胡亦臆斷如此將來傳及後禩則更無真象
之可求也掩沒前人孰大於是然其所以如此者太原地方古
多名將或因彼此同籍作志者遂爲之誤會云爾是不可以不
辯 跋 清

蠶桑寶要跋

黃樂之

蠶桑之利遍天下而遵義居民止知橡繭罕事桑蠶豈其土地
之不宜歟抑拘於所習而桑絲之利未盡悉耳樂之來守播州
亟欲勸衆植桑餉蠶謂宜示以成法爰詢郡中茂才晉生廷榮
得蠶桑寶要一書益諸暨周雪園先生蒞任蜀中所作區爲四

說以植桑爲先務而育蠶之事宜避忌器用次第紀焉言簡事
賅條分縷晰洵樹桑之典要蠶婦之規維矣山繭行於遵義迄
百餘年獲利已久然觀其伺守之勞必藉男子固不如桑蠶專
課女工逸而易就也乃爲重付梓人分頒士庶俾知治事不煩
而爲利益溥異時執筐采桑豐鼓祈蠶將與橡繭並行久遠皆
是書爲之先導已道光己亥

明 頌

平播州頌

并序

胡執恭

萬歷二十有七年戊戌楊應龍以播州叛庚子會師進討川督
李公黔撫郭公洩戎於是將軍縱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
子遇方戰大殲其軍將軍廣斬賊大將郭通緒遂夷崖門渡破

水牛塘樓兩回將軍璘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斬戮尤
衆進畧大小三渡又別將從他道遮擊者舉破其軍夏五月王
師會海龍圍下六月五日克其國平之越後五十有二年壬辰
追頌前烈而勒諸崖石使荒裔臣庶讀斯頌者仰明天子之德
威諸將軍之勳伐以世世讐焉

頌曰於戲聖朝文宣武昭十葉炳彪南徼小臣祚衰德憚爪牙
種民懲以訊詞不戒而恣厲角九岐邊臣抗章帝怒震皇迺授
斧斨總師禡神郡帥趨奔丁寧鼓鐸封豕巨虺吐骨爲堆馮其
崔嵬雷鼓奮鳴千噉萬旌何險不騰罪人鳥棲恃國天齊窮獸
終迷士勇將恭百道臨衝六月奏功禹征有苗不焚其巢示以
勸邵殷宗鬼方三世僭強卒堆其亡有德有威惟用之宜匪曰
利之漸漸播山虎乳於關今也道刊湜湜涓流妖鱗蠱浮今也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一六

泳游五十一年聖武在天赫赫暉暉君歸臣賢臣賴國靈西南
克平鐵砧高崖灑清雲排鑄銘是佳金石不渝慶澤紛如永如
討誅

按涓潭舊志此刻在縣南二十里鐵砧圍石崖上

清

貴州省公立中學堂落成紀念會祝辭

周兆熊

光緒三十有四年吾黔全省公立中學堂落成同人舉行慶典
用撰祝辭夫蚓笛蟲簫不足狀雷霆之震以其難爲聲也紅毫
綠穎不足繪天地之彩以其難爲色也雖然樵歌牧唱固不能
頌揚大雅亦天籟之自鳴巷祝衢謳雖不能贊美休明亦真衷
之流露爰拈花管撰竹詞因析爲過去現在將來三端爲我全
省公立中學校頌竊願山河並壽日月常新庶可慰建築者之

苦衷而副摘漢者之私念也乃本斯義撥以辭曰神州莽莽橫
吹萬里歐風長夜漫漫忽擁一輪旭日所願雄雞甫唱曙光四
張巨雷一聲睡獅猛醒蓋醒毒解而悔機始著大夢覺而幻境
全非也今夫三墳五典爲宇宙開化之先金版六微實世界文
明之祖自嗜利祿者拾其香草好華藻者繡其蟹殼又復門戶
水火則蘭艾同焚諸子九流則冰炭不合故漢宋家法操爾同
室之戈景教流行奪我譚經之席於是蟹行之作紛填於市門
象胥之書相鬪於里閭學非鄒衍競說九州道異莊生侈談六
合合異同而離堅白袒左右而肆雌黃倒冠履則糟粕詩書襲
皮膚而效顰歐美當新陳之代謝慨滄海之橫流幸庚子以後
停科舉設學堂而宗旨乃定此千古大變局之所由開而吾黔
中學堂之所由設也此過去之歷史姑勿贅也且據其現在而

祝之今夫堤塘之金在治斯躍匏梁之韻因絃而流斯堂也地
鄰城下人在鏡中鳴浪三篙幾曲文明之水螺峯萬笏四圍翡
翠之屏合貴山富水以崢嶸偕師範陸軍而鼎峙東虹西蜃拱
此庭階北壘南州果然冠冕左蜿蜒而右曲折基礎挺立夫中
流含遠岫而吞長江形勢已扼其優勝也彼傳經之鹿洞演道
之鵝湖其能有此名勝者乎其可祝者一也於是興郭家之士
木染霍氏之丹青神工偕鬼斧齊施畫棟與雕甍並煥鳩工庀
材三百六日風廊月檻四十八彎依新樣而畫葫蘆建重樓而
摘星宿廳堂之結構角鬥心鈎齋舍之整齊雲連霧接五步樓
而十步閣北斗依而南斗斜楊柳池塘疊萬竅玲瓏之石鞦韆
院落開四時斷續之花繞屋之樹扶疏排闥之山掩映晶宮入
畫妒天上之神仙山字嵌欄供課餘之憑眺大觀哉斯構也學

者醞釀其中有不盪脫凡骨者耶其可祝者二也况乎鼉鼓轟雷龍旗煥日風琴飛戛戛之聲軍樂奏洋洋之美文鑄科蚪雞彝偕龍勺以增輝篆刻龍蛇禹鼎合湯盤而並古畫圖標本購自扶桑赤字綠文傳來天竺補周禮冬官之缺搜大學格致之遺試機器則雷電無功演理化則風雲變色讀張華博物志班爛炫而藻繪紛披證郭璞山海經詭譎靈而智珠活潑此非特形勢之可觀亦足以見精神之不煥也學者耳濡目染有不擴充智慧者耶其可祝者三也更有黔中哲學海外名流說經博比丁鴻證誤嚴勘亥豕以德智體爲目的演性道教之心傳生面別開郭泰果經師之冠舉比坐擁王通原講學之宗採歐化國粹而折衷尋山脈河源以闡教合爐並治課兼授乎東西共濟和衷派不分乎南北而且妙腕抒而烟雲生於肘下咳唾墜

而珠玉颯向風前有馬融之遺徽合道學風流爲一事仿胡瑗之教授分經義治事爲兩齋允矣恆升卓然秦斗學者分科受益有不兼吸衆長者耶其可祝者四也今夫廣廈千尋繩墨原操之大匠樓船萬里操縱只繫於舵工爾乃殫心碩畫奮臂舞台銳意經營力圖公益苟瓦全毋寧玉碎扼腕中原甘雌伏不願雄飛熱心教育然而魄力雖雄度支甚絀血輪雖熟浩用甚繁卜式則慷慨輸金敬仲則從容散粟賜來水衡之錢十萬拓出金谷之地一弓橫爲緯而縱爲經胸有邱壑義作基而仁作礎志炳日星挽此狂瀾覆瓿之說不避樹以嘉木遺風之任是肩凡白鬢之叟黃口之童莫不慶宗邦之得人而羨儒生之有托也學者杖履追隨有不鑄成偉器者耶其可祝者五也凡此校地之美建築之精教授之良管理之善光線之合衛生之宜

早爲英博士日教員所嘖嘖稱羨不置者固不待贅說也然則所謂爲將來祝者何如乎蓋中學者關係匪輕樞紐甚大下爲小學升階之路上爲高等顛俊之門誠多士之咽喉實全黔之首領范希文經營義學人材之盛也如林歐陽修鼓勵儒風名士之茁也似荀彞色開而芝蘭挹露天荒破而懷桑梓風十三郡化野爲文原胚胎於領袖千萬年歌松頌柏自追溯夫源泉伏願金石之懷歷久而不變竹帛之節至老而彌堅倡新學之前驅爲來哲之先導所謂珠蕊四照江山忽春仙機九張精神在障者耶此不可不爲將來祝也且夫前者後之師後者前之盾白虎石渠天祿餘韻猶新夏校殷序周庠流風未歇既祝健行之不息更望繼起之有人所願百派分流各擢菁莪之秀歧枝蔓衍同培樸棧之才不以干戈而輟魯豕之絃歌不因環堵

而更商歌之金石仿鴻規而遵茂矩聯鶴和而懷好音選靈秀之山川經營夏屋種葱蔭之桃李共坐春風火盡薪傳雲蒸龍變所謂一唱百和首動尾應者非耶此又不可不爲將來祝也更有濟濟英才莪莪髦士旣入春官之遴選定慰秋水之溯洄經史之根底必深國民之資格素具所願絲綸果腹儲田穰苴附衆威敵之才圭璧束身養裴晉公清廟明堂之器慎毋謂犵鳥蠻花之地風氣遲開須奮此龍驤脚之威雲程先到庶不負聯袂登龍之雅願而仰體千金市駿之苦心也所謂奮志作祖鞭勉學酬知遇者非耶此又不可不爲將來祝也於戲晨鐘震耳深宵之蝶夢初醒棒喝當頭一點之犀靈始耀從此春華秋實永協象恆佇看璧合珠聯同扶道泰他日河山不老鐘鼓長鳴日異月新哲理遠超夫古昔家絃戶誦文教普及於夜郎

飲水當思乎源數典不忘其祖捧心香一瓣預副佳期留瓜雪
數行傳爲佳話立見偉人輩出與吾黔增山水之光傑士叢生
爲世界造和平之福謹祝

明說

鹽價說

田雯

河東昆吾波斯蜀賓于闐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於蜀
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要皆出於井順慶之井久
堙塗塿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瘡
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者
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忘獨藜藿腸哉當其匱也代之
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祇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卽遇其饒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二〇

亦止沾唇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和羹也而安問其爲紫爲赤
爲瑞爲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爲巨桃也哉無他困於錐刀故
也鹽之直取於穀穀日賤而鹽肯平十鍾不能易一豆安得而
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毋亦牢盆
之術未精管商之政未講耶不然卽輸滇淮而足之奚不可然
不必也緩關市之征而覈居奇之蠹則庶幾矣

按此說爲明時土人情况代椒之說邑中蓋未之前聞也近
日價昂鄉民每苦淡食耳

銘

明

平播銘

有序

江盈科

今上辛丑春不佞科以使弭事節黔中則聞黔父老談師滅播

其功甚鉅其爲德於黔甚厚以爲中丞郭公與直指宋公再造我黔非尸祝貌祀無以稱黔人報塞之意而予楚人也乃其佩德有不下於黔之人者無以爲報則撰黔師平播銘與黔父老共圖永永比於江漢歌棠峴山勒石可乎按播酋之始發難也禍中於黔凡數四初犯飛練次犯東坡又犯龍泉黔之將帥爲魚肉者二十人健兒戰卒殲滅幾盡元元之血塗野草骨掩蓬蒿者不下萬餘中丞郭公受推轂之遣自江以東星馳而西至則覈所部兵不滿五千帑金稱是乃焦勞愁思語宋公曰無米求炊巧婦不能將奈之何宋公曰爲今之計但有上告天子請兵食救此一方民爾用是披肝瀝血連疏當宁蓋情切於諸葛泣慘於包胥廟堂之上爲之感動請兵予兵請餉予餉又不足而請益兵益餉又復與益兵餉既集公與宋公進在事諸大夫

晝夜籌畫慎擇將領宿重兵省會其餘險要多寡分布根本既實分遣所部凡八萬人屬總戎李公統率以往援桴而誓曰毋怯毋躁毋中餌毋蹈伏毋殺降毋競功忠赤所激三軍用奮踴躍前驅一戰而抵旋水再戰而拔高回烏江受挫士氣彌勵及三戰四戰以至八戰連破險崖直抵賊庭楚蜀之師十道併入曾遂計窮雉經以死妻子爲虜蓋出師僅六閱月而楊氏八百年宗社蕩爲坵墟二千里之地之民久染夷風者一旦裂爲都邑比中原版圖之域明天子藉以抒西顧之憂旣已銘功鐘鼎紀績太常矣方其功之旣成也人但知二公成功之鉅而不知二公成功之難但知二公之爲功於黔者與楚蜀鼎而不知二公之成功於黔者其難於楚蜀不啻倍蓰但知二公之功黔民是賴而不知二公之餘功其覆庇楚蜀者無以異於覆庇黔中

夫其知者不待言矣其所不知者何也蓋自飛練之後黔中銳卒盡創於播無復敢鬥之志則振起之難又播之與國夙苦漢文網而與曾世媾則解散之難此其難難在黔若夫廟堂所責備者三方之師併力滅播而楚號大國蜀號沃野物力之饒足給軍興又武昌城都去播千里我得從容定策不虞不備黔則彈丸之地居恆仰給楚粵有如稱貸而貴筑去播不二百里曾朝遣一將越宿抵城下腹猶果然是剝床之災也夫黔與楚蜀所肩之任同所挾之具異安得不難公與宋公不以其難者自諉矢志發憤吐一腔之血以激三軍之師自大將至卒伍靡不感泣願効死命二公復相與議曰將士用命而又有爲賊用命者與國是也於是曉以大義悟以赤衷使曾之與國不爲曾用爲我用不但形爲我用實心爲我用而後我之神氣日張賊之

膽氣日奪區區彈丸貴筑不敢一矢相加蓋黔乃能完而因以其自完者摧播無完播矣顧黔雖彈丸乎而於蜀爲內援於楚爲西蔽黔既完矣賊欲引兵而北則虞黔之搗其穴出而無與歸也而不敢北欲引兵而東則虞黔之尾其後往而不可繼也而不敢東賊不敢北乃有完蜀賊不敢東乃有完楚夫能完黔又能完蜀完楚茲其功豈獨黔人擅哉假令公與宋公無術以振積衰之士而令韓魏之交合我乃外樹敵國內殺兵勢且無完黔而賊且突而北突而東又安得有完蜀完楚如今日乎此何但黔父老鯁鯁然懼報塞之難是蜀與楚何人不當報塞又何人報塞萬一也者卽科處楚西徼所爲得安釜鬲與今日擁車騎中儼然漢官威儀非仗二公之功其能然哉則夫譔銘鐫石其安能已是役也中丞郭公直指宋公實尸之總率三軍實

爲元戎李公應祥而左監軍楊憲長寅秋右監軍張少參存意
藩司應左伯存卓郭大參廷良王大參邦俊梅少參國樓張少
參文奇梁少參銓臬司易憲長登瀛尤憲副錫類洪憲副登源
路憲副雲龍陳憲副與相袁憲副應文外歷戎行內贊幃幄備
殫心力都司王納忠張秉忠登陴率衆用固我圉賊不敢窺副
總戎陳寅陳良珙參戎朱鶴齡都司徐成躬率士卒衝冒矢石
擒滅巨寇貴陽郡守劉冠南守貳徐庭綬別駕夏燮先後在郡
拊循疲民調攝元氣其他裨將以下不可勝紀要之羣材集大
厦植夫惟公與宋公慎簡而器之併力濟事克襄大亂樹茲偉
伐其詳具中丞叙功疏中科特志其大者因拜手稽首而爲之
銘銘曰播曾欺君亂天紀敢奮螳臂稱禍始棊江流血成海水
貴陽三鎮被屠戮十家流離九家哭全黔危若几上肉郭公單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二三

騎來秉節日與直指共商決誓滅此虜甘飲血一腔忠義激三
軍怒氣勃發勝風雲各務斷脰除妖氛烏江青蛇號天險百二
重關次第斬賊勢窮蹙如被厲闔門縱火雉經死纍纍就縛妻
與子捷書飛報龍顏喜荒微一旦歸職方介鱗盡化爲衣裳乾
坤重闢日重光麒麟合入功臣譜英雄鬚眉照今古伏波銅柱
安足數吁嗟乎伏波銅柱安足數

志通

清

婁璣齋墓誌銘

梁宗魯

古不誌墓自孔聖誌殷比干墓又吳延陵季子之墓不褒一字
而流芳遠矣嗚呼璣齋今之秀才古之良士也少失怙家極貧
伯兄送學於化龍老師苦同畫粥文雅詩超泮宮早入弱冠蜚
聲跨灶特出早年經理家廟家廟乃得成功晚歲出任地方地

方一同頌德循循善誘庭訓兮作述重光濟濟在門成章兮後先捷步盡孝道盡弟道必本於誠爲經師爲人師應該致富也赴鄉科三薦點額文如命何戒談左道憾吸洋煙強哉矯也紀年兮不短半過顏公咳疾兮難醫重嗟冉子卜葬於斯生前夙願好山好水此中暗有三緣賢子賢孫以後祥徵百代爰爲銘曰嗟汝去世陰陽相憶勿爲修文勿治獄事詩酒場中別有天地天造地設魂棲魄聚霜露傷心春秋享祀人皆稱斯文福氣

趙高峯溪園銅堦墓誌銘

傅同形

趙氏之盛散見天下其由晉入黔者自唐乾符始世遠年湮代不可考獨扶歡一支則斷自長沙大夫高峯公其人也公以宋時進士出守長沙政聲卓絕當時曾以龔渤海寇南陽擬之年八十舉一子仍以名進士再守長沙卽諺云一呱公是父子相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一四

繼艷稱一時迄今楚民遊黔入蜀者猶能道及之且有以公之后人名者非仁聲仁聞有以入人之深何以若是宜子孫之繩繩振振繁衍無窮也溪園銅堦爲公瘞玉地迄今傳世二十餘代矣今乃合族捐貲爲公建石包砌垂諸久遠俾後之子孫知所自出而非種必鋤冒宗者不得濫觴且使黔蜀人知有趙氏者皆自公肇之也時予適經其地囑予一言勒之碑因以示來許予維公之家乘能言之卽邑誌能載之至播之國史傳之後世公之賢子孫他日讀書中秘考自能道之又奚予言然予家與公裔辱在姻婭已數世矣於公家世頗詳且悉則此日數語或亦卽異時之囑矢云

正心齋銘

並跋

趙旭

四壁壞猶可棲身方寸壞不可爲人居此屋者尙自保其天真

道光戊申余權邑篆得一澹臺滅明其人爲誰趙君石知也石知循吏之孫節孝之于博學多文非公不入余造其室見所作正心齋銘繹其語治合邑有餘也豈僅一室哉爲書八分而刻諸石以表傾佩之深焉吳江小崖蒯關保護跋

大水井銘

有序

趙思永

明初播川驛卽今魁崖站也爲黔蜀交途緣山半里曰大水井我別祖諱伯善公自內江來過汲井而炊米傾者再因感於心遂家而教學焉著籍以來四百歲矣見故井之清冷景祖德之孔長爰鑿石而銘之

古驛有井滢石流漆供汲往來一潭鋪銀惟我別祖自蜀而臻於茲著籍世挹幽澹祖以井留井以祖聞每懷清白遺澤長新

碑祠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二五

賦

婁山關賦

趙旭

北登榮德南望婁山橫欄地軸高接天顏朝雲窅白夕照塗殷明月出其裏長風生其間沆泉噴溥瀑布淙潺鬱鬱蔥蔥編編爛爛千彙萬狀玉玦金環內蘊土而愈厚外帶石而非頑吳生執筆而愁畫謝客著屐而慵攀四時異景一夫當關無怪乎控制三巴卽可以鎮撫百蠻溯夫五尺通道夜郎設縣先羅榮之安邊後楊端之募練據地二千里而遙閱世八百年而羨迨萬歷之中平播州之患左絡雞籠右遮石炭萬峰插天中通一線仁水爲警水之源南溪與溱溪合岸各方有警此關先占蓋形勝在所必爭故屢朝得之血戰爾其原委亦可推詳遠延滇境

近接黔疆扶萬尋而直上迂千里而彌長永寧之雪山置隘黔西之杓箐設防龍國並驅於遵義朗山旁出於綏陽至桐梓則龍跳虎躍進綦江則鳳翥鸞翔遞江津之融結更巴縣之擴張乍起乍伏或顯或藏不知孕幾許之人物綴無數之郵莊乃憑陵乎涪水而劃斷乎岷江滋生既廣貨殖難覩文龜班布錦褥丹砂陸羽譜茶開元貢茄絹記元豐蠟載元和蜂蜜志於平夷象牙進於牂牁時已殊乎往昔政並去乎煩苛今者田陡如梯園窄如梭稻遲積筍豆晚盛羅蕎麥被陸玉黍緣坡茱萸下醬蕈椒服齏野葱集壘甘薯盤窩蕨凝冬墊芋腐秋磨薑列牙指瓜牽藤蘿酒邊葵接飯後菸呵楮皮盈担筍包用馱藝麻晨績橡繭夜搓桂樟瘦美桐柏油多脹消山楂蠱化蘘荷靛藍可染紙白如皤割漆成桶鎔礦鑄鍋以衣以食斯哭斯歌復有篋營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二六

萬个楨幹千柯楓惟上聳梓亦空摩柏珍葉側杉貴枝陀桑柘暢茂楊柳婆婆救軍糧密接客橙橙枇杷楊梅橘柑蜜羅荔枝味醋刺梨釀醪羊桃膠砌五椏染醪皂角洗垢櫟皮織前胡之心燦菊茯苓之紋蹙靴蠶麻療瘋疥之疾虎薑辨鈎吻之訛惟茲百產在彼中阿尤異夫大柎充梁棟而留廠木蓮兆鄉邑之登科其禽則惟鴉惟鵲惟鷹惟鷓節應黃鸝耕催百勞啄木効蠹杜鵑聽號蝻蝻翰采文雉鬪驕竹雞滑滑山鷓翹翹鵲鴿集難載鴛弄姣景和綬吐晴久鳩招其獸則有獺有獾有猿有獾牲牲鹿銚耽耽虎哮麝用香裂狐以皮銷水分犀角草惹狸臊山羊鳴夕拱猪聚膏果偷獬子林翳木狍營窟兔狡截路覬別有披髮野婆反踵山魃飛生翅短鯪鯉鱗焦水驢泛浪犀喇興妖老蛇甲黑而尾禿

在山頂如

大蚰身丹而項炮

甲

見

劍無

因而出家礮歷久而生毛戰骨閃爍而作崇磨崖射日而難描
奇奇怪怪雜雜嘈嘈又數之不能終其物書之不能盡其曹或
謂山不在高以人得名蘇門傳於孫登崆峒顯於廣成太華屬
之希夷匡廬繫之淵明箕山許由句曲茅盈聖人窟邃高士風
清以及徑耻藏用之捷墩喘安石之爭人爲不朽地亦移情茲
則枉稱峻拔莫著豪英僅庸中之佼佼比小石之硜硜山海經
所不錄寰宇記所未評何須自誇風土瑣列途程縱蒙善對於
百年那堪動興於向平第以衢交黔蜀界共遵桐達官持節大
賈乘驄望神祠而憩息稽塘舖於要衝休歎行路之難當希叱
馭之忠是宜騷人墨客哲匠宗工紀行詩妙懷古心雄雖太白
之題句存疑夢得之易柳弗終桃溪集失遺已久平播書殘闕
皆同前聞莫考後績多空猶幸劉尙書播南有吟楊殿撰慎

桐梓縣志 卷十九 文徵志

二七

元夕剛逢白石口蟲沙三路紅廟子俎豆五公按劍挫奢酋之
銳未揮戈挽明運之窮王我朝則餘孽煽禍肅邸以勁旅收
功撫軍之巡邊盡職張制府之逐賊勞躬李他如芝
過山地詩有山吁嗟乎騰六鹿遊憑吊乎應龍均足爲山靈增色崖谷發蒙
况乎在生在長維毓維鍾朝朝拄笏歲歲扶筇嵐浮几上軸列
窗中業面目之相識亦桑梓之必恭就令學慚母歛才遜長通
能勿綜輿地而作賦俟輶軒之采風